

板蓝的花 供图 / 杭悦宇



菘蓝的根 供图 / 白重炎

蓝，板蓝，板蓝根

撰文 杭悦宇

植物园的梅花早在年前就已经着蕾了，面对着少红瘦绿空旷的冬日园子，多数时候只能沉默地相伴冷雨寒风。梅花谷的梅花也早打了苞，甚至有几朵迫不及待绽放的，公园的工人们也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年度梅花节动土修木。立春过后，梅花就渐次开放，不再是独自疏影流连、暗香浮动。这已是第三个有疫情的冬日了，人们也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惊慌和失措，口罩不再被抢购，板蓝根制剂也不再被疯抢。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板蓝根究竟效出何典、功成几何呢？其实，“板蓝根”不是植物名，而是个药材名，最新的2020版《中国药典》记载它是

作者简介



杭悦宇，笔名六月牛，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多样性及系统演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系统与分类学、植物及功能基因演化。研究之余，自2016年6月创建个人公众号“草木悠家”，旨在进行植物与文化的科普。现任江苏省第九届科协委员，江苏省植物学首席传播专家，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十字花科植物菘蓝 (*Isatis tinctoria* L.) 的干燥根。“板蓝根”之名最早出现于《本草纲目》，记为：“蓝凡五种，各有主治……蓼蓝叶如蓼，菘蓝叶如白松，马蓝叶如苦苣，即郭璞所谓大叶冬蓝，俗中所谓板蓝者……”可见，并列的菘蓝和马蓝是两种植物，而马蓝才是板蓝。同时，李时珍纠正《本草图经》“以菘蓝为马蓝……皆非矣”。

板蓝根是“板蓝”的根，而真正的“板蓝”是爵床科马蓝属植物板蓝 [*Strobilanthes cusia* (Nees) Kuntze]，即古籍中的“马蓝”。不能混淆的是，这个“马蓝”与现代常见的菊科野生蔬



上：板蓝的叶片 供图 / 杭悦宇
 中：菘蓝的开花植株 供图 / 杭悦宇
 下：北板蓝根 供图 / 文化传播 FOTOE

马兰的开花植株 供图 / 杭悦宇



菜马兰 (*Aster indicus* L.) 不是一种植物。所谓“蓝凡五种”，一般指5种名字中带“蓝”的植物，可做染料，即十字花科菘蓝、爵床科板蓝、蓼科蓼蓝 (*Polygonum tinctorium* Ait.)、豆科木蓝 (*Indigofera tinctoria* L.) 及菟蓝，其中菟蓝为何，考证颇多，梳理、辨鉴再三，尚无明

确的对应植物。

《中国药典》将菘蓝的根记载为“板蓝根”（俗称“北板蓝根”）的同时，将板蓝的根记载为“南板蓝根”。如上段所言，古代的板蓝根确实主要指板蓝的根，那“板蓝根”基源植物究竟是什么时候由板蓝变成菘蓝的呢？溯源可见，首先，两种植物因为都是染蓝植物，所以从古到今常被同条记载；其次，菘蓝的根主治温病发热等，板蓝的根亦可清热解毒，故而民间常将两种植物的根混淆药用；最关键的是，1995年版《中国药典》首次将“板蓝根”和“南板蓝根”分条记载，从此“板蓝根”归属了菘蓝，颠覆了从古到今的药源主流。

虽然“板蓝根”之名至《本草纲目》才有，但是明朝前板蓝一直被药用，无非是叫了别的名字。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有“蓝实”一条，释名指的是一类植物，列为补益类上品药材，还记其有神异功效如“杀蛊蚘，注鬼”；五代十国时期，《日华子本草》提出了板蓝根可“治



马兰的枝叶 供图 / 杭悦宇

蓼蓝的开花枝 供图 / 周建军



天行热毒”；此后的各本草还记载了其可以“治天行大头热毒”“治时气头痛”“辟疫”等，这个天行、时气、疫指的就是流行病，带上“热”字，则是中医所谓的热毒瘟疫，流感亦是其一。古人不懂病毒，但懂“症”，故而对“症”而下的板蓝根，本草记载的是有一定功效。然，这些本草中的“板蓝根”主要指马蓝而不是菘蓝，并且是“治”而不是“防”。

盛花期的菘蓝，成了片很像油菜田，风吹黄浪卷。名字首出《唐本草》的菘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物名考错误，甚至包括《中国植物志》。实际上，原产我国的菘蓝早已经野物绝迹、栽培稀有，而现在大量栽培的“菘蓝”均为来自欧洲且归化了的欧洲菘蓝，并成了现代“板蓝根”的原料。当年，我考入江苏植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时，报考的导师是我国著名的十字花科专家周太炎先生，其大弟子即我的师兄，毕业论文就是菘蓝的考证，澄清了我国原产的菘蓝和欧洲菘蓝的混淆关系，研究结果最终为《中国植物



木蓝的开花枝 供图 / 徐晔春



志》英文版采纳。其实，菘蓝自古至今主要为染蓝植物，如白族苗族的扎染、南通蓝印花布等，多半为菘蓝染。民国男先生们的青长衫、女先生们的阴丹士林蓝旗袍，也多半是菘蓝染。长衫的“青”，是挣脱了蓝而胜于蓝的颜色，也是雨过天晴时天际的一抹温润的颜色。

在最初提出“菘蓝”这个名字的《唐本草》中，对其功效并无具体描述，此后亦少有本草书提及，因和板蓝遗传关系甚远，化学成分有异，两者功效也一定是有区别的，以菘蓝的根替代板蓝的根成为药材“板蓝根”，历史误会也罢、时势造就也罢，终究难符其实。如今有很多研究，试图证明菘蓝根确有板蓝根之功，或者说有治疗传染性呼吸道疾病之功，但可检索的文献

左上：一片黄色花海的菘蓝 供图 / 薛自超

左中：苕草幼嫩的枝叶 供图 / 李光敏

左下：菘蓝的种子 供图 / 朱鑫鑫

右：菘蓝的幼株 供图 / 陈炳华



报道的研究结果，离期待的功效还远，离真实的应用可能更远。

菘蓝的干燥叶也是药材，名大青叶，有清热解毒之功效，但同时又收录了“蓼大青叶”，为蓼蓝的干燥叶，亦有清热解之功效。看来，无论是根还是叶，誓将这几种“蓝”相混相伴到底。“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新疆的女子从小就知道奥斯曼草汁可画眉，这个奥斯曼草，即是菘蓝的叶子。“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终朝采蓝，不盈一襜。”绿是禾本科染绿植物菘草[*Arthraxon hispidus* (Thunb.) Makino]，蓝即是那几种染蓝植物。优雅的《诗经》描绘的是古人采绿采蓝的画面，也让人窥见了“蓝”类植物的本真。古代应用中，板蓝根特别是菘蓝之“板蓝根”，在所有清热解毒植物药材中，其实真的从来没有脱颖而出过。

(责编 桑新华)

上：菘蓝染布 供图 / 沈海滨
下：菘蓝染料 供图 / 沈海滨

